

國故論衡下

國故論衡下

章氏叢書之一

原學

世之言學有儀刑他國者有因仍舊貫得之者細微乎一人其  
鉅徵乎邦域荷蘭人善行水日本人善候地震因也山東多平  
原大壇故騶魯善頌禮關中四塞便騎射故秦隴多兵家海上  
蜃氣象城闕樓櫓悅奉變眩故九州五勝怪迂之變在齊稷下  
因也地齊使然周室壞鄭國亂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  
分命歸於厭世御風而行以近神仙族姓定階位成貴人之子  
以武健陵其下故釋迦令桑門去氏比于四水入海而鹹淡無  
別希臘之末甘食好樂而俗淫湏故史多揭家務爲艱苦作自  
裁論冀脫離塵垢死而宴樂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雖一人

五勝  
可五行  
生卦  
改



亦有舊貫傳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故浮屠之論人也鍛者鼓橐以吹鑪炭則教之調氣浣衣者刮摩垢蔑而諭之觀腐骨各從其習使易就成猶引繭以爲絲也然其材性發舒亦往往有長短短者執舊不能發牙角長者以癩之一得今之十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短者即循循無所進取通達之國中國印度希臘皆能自恢曠者也其餘因舊而益短拙故走他國以求儀刑儀刑之與之爲進羅甸日耳曼是矣儀刑之不能與之爲進大食日本是矣儀刑之猶半不成吐蕃東胡是矣夫爲學者非徒博識成法挾前人所故有也亦有所自得古先正之所覲髮賢聖所以發憤忘食負輿之上諸老先生所不

能理往釋其惑若端拜而議是之謂學亡自得者足以爲師保  
不與之顯學之名視中國印度日本則可知已日本者故無文  
字襍取晉世隸書章草爲之又稍省爲假名言與文繆無文而  
言學已忍矣今庶藝皆刻畫遠西什得三四然博士終身爲寫  
官更五六歲其方盡復往轉販一事一義無凶中之造徒習口  
說而傳師業者王充擬之猶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論衡定賢篇  
古今書教工拙誠有異郵與閭皆不與也中國印度自理其業  
今雖衰猶自恢曠其高下可識矣貸金尊于市不如己之有蒼  
璧小璣況自有九曲珠足以照夜厥夸毗者惟彊大是信苟言  
方略可也何與于學夫儀刑他國者惟不能自恢曠故老死不  
出譯胥鈔撮能自恢曠其不亟于儀刑性也然世所以侮易宗

國者諸子之書不陳器數非校官之業有司之守不可按條牒

而知徒思猶無補益要以身所涉歷中失利害之端回顧則是

矣諸少年既不更世變長老又浮夸少慮方策雖具不能與人

事比合夫言兵莫如孫子經國莫如齊物論皆五六千言耳事

未至固無以為候雖至非素練其情涉歷要害者其效猶未易

知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案孫子十三篇今日本治戎

也莊子齊物論則未有知為人事之樞者由其理趣華深未易

比切而橫議之士夸者之流又心忌其害已是以卒無知者余

向者讀其文辭理其訓詁求其義旨亦且二十餘歲矣卒如浮

海不得祈曷涉歷世變乃始諒然理解知其剴切物情老子五

千言亦與是類文義差明不知者多以清談忽之或以權術擯

之有嚴復者立說差異而多附以功利之說此徒以斯賓塞輩

論議相校耳亦非由即有陳器數者今則愈古謂歷史典章訓

涉歷人事而得之也

故書有謹錄平議以察今之良書無謹錄平議不足以察而游

食交會者又邕之游食交會學術之帷蓋也外足以飾內足以蔽人使後生徃徃無所擇以是旁求顯學期于四裔四裔誠可效然不足一切類畫以自輕鄙何者飴豉酒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校術誠有詘要之短長足以相覆今是天籟之論遠西執理之學弗能爲也遺世之行遠西務外之德弗能爲也十二律之管吹之擣衣舂米皆效情遠西履弦之技弗能爲也神輸之鍼灼艾之治於足治頭於背治凶遠西剗割之醫弗能爲也氏族之謹紀年之書世無失名歲無失事遠西闊略之史弗能爲也不定一尊故笑上帝不邇封建故輕貴族不獎兼并故棄代議不誣烝民故重滅國不恣獸行故別男女政教之言愈于彼又遠



下及百工將作築橋者壘石以為空閱旁無支柱而千年不壞

織綺者應聲以出章采奇文異變因感而作猶自然之成形陰

陽之無窮傅子說馬鈞作綾機其巧如此然今織師往往能之割烹者斟酌百物以為和

味堅者使毳淖者使清洎者使腴令菜茹之甘美於芻豢次有

園基柔道其巧疑神孰與木杠之窳織成之拙牛截之樂象戲

之鄙角抵之鈍又有言文歌詩彼是不能相質者矣夫膽于己

者無輕效人若有文木不以青赤彫鏤惟散木為施鏤以是知

儀刑者散因任者文也然世人大共僇弃以不類遠西為恥余

以不類方更為榮非恥之分也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

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此中國日本之校已

原儒

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達名爲儒儒者術士也說大史公儒

林列傳曰秦之季世阮術士而世謂之阮儒同馬相如言列僊

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漢書司馬相如傳語史記儒作傳誤趙太子悝亦語莊

子曰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說劍篇此雖道家方士言

儒也鹽鐵論曰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

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昏王矜功不

休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

論儒王充儒增道虛談天說日是應舉儒書所稱者有魯般刻鳶

由基中楊李廣射寢石矢沒羽荆軻以匕首擲秦王中銅柱入

尺女媧銷石共工觸柱魍魎治獄屈軼指佞黃帝騎龍淮南王

犬吠天上鷄鳴雲中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是諸名籍

原儒



道墨刑法陰陽神仙之倫旁有禱家所記列傳所錄一謂之儒

明其皆公族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

識旱潦何以明之鳥知天將兩者曰鵠說文舞旱暵者以為衣冠

釋鳥翠鵠是鵠即翠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春官樂師有皇舞故書皇皆作聖鄭司農云聖舞者以羽覆冒頭上

衣飾翡翠之羽尋旱暵求雨而服翡翠者以翠為知雨之鳥故鵠冠者亦曰術氏冠漢五行志注引禮圖

又曰園冠莊周言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

佩玦者事至而斷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書文同莊明子園字作鵠續漢書輿服志云鵠冠前園

靈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謂之儒故曾皙之狂而志舞雩原憲

之狷而服華冠華冠亦名建華冠晉書輿服志以為即鵠冠華皇亦一聲之轉皆以忿世為巫

辟易放志於鬼道陽狂為巫古所恆有曾原二生之志豈以靈保自命哉董仲舒不喻斯旨而崇飾士龍氣

效蝦蟆蟠蝦薦脯以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謂其多技故號徧施

事求兩其愚亦甚

於九能諸有術者悉眩之矣類名爲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  
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說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地官  
曰聯師儒說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此則躬備德行爲師效  
其材藝爲儒養由基射白猿應矢而下尹儒學御三年受秋駕

呂氏曰皆六藝之人也

呂氏春秋  
博志篇

明二子皆儒者儒者則足以

爲楨榦矣私名爲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  
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爲取高周之衰保  
氏失其守史籀之書商高之算籙門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  
者傳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蓋名契亂執轡調御之術亦浸不正自詭鄙事言君子不多

能為當世名士顯人隱諱及儒行稱十五儒七略疏宴子以下

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藝也其科于周

官為師儒絕而師假攝其名然自孟子孫卿多自擬以天子三

公智效一官德徵一國則劣矣而未流亦彌以譁世取寵及酈

生陸賈平原君之徒舖歎不廉德行亦敗乃不如刀筆吏是三

科者皆不見五經家往者商瞿伏勝穀梁赤公羊高浮此伯高

堂生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於儒籍若孫卿書敘錄云韓非號

名儒此則韓非浮此並得名儒之號乃達名矣鹽鐵論毀儒者

游文而五經家專致五經家骨髓守節過儒者其辨智弗如傳

之士古文家吳起李克虞卿孫卿而外知名于七國者寡儒家

則孟子孫卿魯連甯越皆有顯聞蓋五經家不務游說其才亦

未逮也至漢則五經家復以其術取寵本末兼隕然古文家獨

異是古文家務求是儒家務致用亦各有適兼之者李克孫卿



數子而已五經家兩無所當顧欲兩據此其所以爲異自大史其長春秋斷獄之言遂爲厲于天下

公始以儒林題齊魯諸生徒以潤色孔氏遺業又尚習禮樂弦歌之音鄉飲大射事不違藝故比而次之及漢有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翼奉之流多推五勝又占天官風角與鶻冠同流草竊三科之閒往往相亂晚有古文家出實事求是徵於文不徵於獻諸在口說雖游夏猶黜之斯蓋史官支流與儒家益絕矣冒之達名道墨名法陰陽小說詩賦經方本艸著龜形法此皆術士何遽不言儒局之類名蹴鞠弋道近射歷誼近數調律近樂猶虎門之儒所事也若以類名之儒言趙爽鐳徽祖暅之明算杜夔阮咸萬寶常之知樂悉古之真儒矣今獨以傳經爲儒以私名則異以達名類名則偏要之題號由古今異儒猶道矣儒之名於古通爲術士於今專爲師氏之

守道之名於古通為德行道藝於今專為老聃之徒道家之名

不以題諸方技者嫌與老氏混也傳經者復稱儒即與私名之

儒殺亂論衡書解篇曰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世儒易為文儒之業卓絕不循彼虛說此實篇案所謂文儒者

九流六藝大史之屬所謂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為別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稱又非可加諸錙散許慎也孔子曰今

世命儒亡常以儒相詬病謂自師氏之守以外皆宜去儒名便

非獨經師也以三科悉稱儒名實不足以相檢則儒常相伐故

有理情性陳王道而不麗保氏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即與駁者

則以器窳詬之以多藝匡之是以類名宰私名也有審方圓正

書名而不經品庶不念烝民疾疢即與駁者則以他技詬之以

致遠匡之是以私名宰類名也有綜九流齎萬物而不一孔父

不蹙蹙為仁義即與駁者則以左道詬之以尊師匡之是以私

名宰達名也。今令術士藝人閔眇之學，皆棄捐儒名，避師氏賢者，路名喻則爭自息。不然，儒家稱師，藝人稱儒，其餘各名其家。汎言曰學者，旁及詩賦，而汎言曰文學。文學名見韓子蓋亦七國時汎稱也亦可。以無相鑿矣。禮樂世變，易射御於今麤粗，無參連白矢交衢和鸞之技，獨書數仍世益精博。凡爲學者，未有能捨是者也。三科雖殊，要之以書數爲本。

原道上

孔父受業於微臧，史韓非傳其書，儒家道家法家異也，有其同。莊周述儒墨名法之變，已與老聃分流盡。道家也有其異，是樊然者，我乃知之矣。老聃據人事嬗變，議不踰方。莊周者，旁羅死生之變，神明之運，是以鉅細有校，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爲省。



終之其殊在量非在質也然自伊尹大公有撥亂之材未嘗不以道家言為急

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大公二百三十七篇

迹其行事以閒諜

欺詐取人異於儒法今可見者猶在逸周書故周公詆齊國之政而仲尼不稱伊呂管子者祖述大公謂之小器有由也

管子

六篇亦在道家

老聃為周微臧史多識故事約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

言以極其情則伊呂亡所用亡所用故歸於樸若墨翟守城矣巧過於公輸般故能壞其攻具矣談者多以老聃為任權數其流為范蠡張良今以莊周胠篋馬蹏相角深黜聖知為其助大盜豈遽與老聃異哉老聃所以言術將以擲前王之隱慝取之玉版布之短書使人人戶知其術則術敗會前世簡畢重滯力不行遠故二三姦人得因自利及今世有赫蹏雕鏤之技其書

徧行、雖權數亦幾無施矣。老聃稱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愚之何道哉？以其明之，所以愚之。今是駟僧則欺罔人，然不敢欺罔其類，交知其術也。故耿介甚，以是知去民之詐，在使民戶知詐，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何謂稽式？謂人有發姦擿伏之具矣。粵無罇，燕無函，秦無盧，胡無弓車，夫人而能之，則工巧廢矣。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而與物反，伊尹、大公、管仲雖知道，其道盜也。得盜之情，以網捕者，莫若老聃。故老聃反於王伯之輔，同於莊周、嬗及儒家痛矣。若其開物成務，以前民用，玄家弗能知。儒者揚雄之徒，亦莫識也。知此者，韓非、凡周故之書，今多亡佚諸子尤寡。老子獨有解老、喻老二篇，後有說老子者，宜據韓非爲大傳，而疏通證明之，其賢於王輔嗣遠矣。

韓非他篇亦多言術由其所習不純然解  
佬喻佬未嘗襟以異說蓋其所得深矣  
非之言曰先物行先

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以詹何之察苦心傷

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

首也佬喻夫不事前識則卜筮廢圖讖斷建除堪輿相人之道黜

矣巫守既絕智術穿鑿亦因以廢其事盡於徵表此爲道藝之

根政令之原是故私智不效則問人問人不效則求圖書圖書

不效則以身按驗故曰絕聖棄智者事有未來物有未覩不以

小慧隱度也絕學無憂者方策足以識梗槩古今異方國異詳

略異則方策不獨任也不上賢使民不爭者以事觀功將率必

出于介冑宰相必起于州部不貴豪傑不以流譽用人也按不

之說歷世守此者寡漢世選吏多出掾史猶合斯義及魏晉間  
而專徇虛名矣其後停年格興獎亦差少選曹之官即古司士